

## 第一章 緒引

古無經濟專學。歐洲然我國亦然。然經濟理論，經濟政策，切於民生日用者，不能無也。我國古代諸家論著，涉及經濟者大都趨重自由經濟。史記貨殖傳所稱：「最上國之，其次利導之」。足概其凡。惟管子獨重統制經濟，以爲立國強兵之首要。最近德於資本制度（資本祇是機械發明後，時勢造成之制度，無主義可言。）之流弊，競尚統制經濟。當備戰及作戰時，統制更嚴密，管子於二千年前，已發其端。（即非管子自著，亦屬西漢前相傳，一種學說。計然范蠡李悝等，意皆此學說之支裔。）其制度與運用，（大率以國營貿易爲主要任務。）且有爲今日各國所未行者。（當然現今各國之所行，有爲管子所未言者。）閻設二千餘年，受謬妄瑣部之目。非參證以近今盛行之統制事實，吾輩亦無由領會其安旨也。墨子經說上下，經邏輯學證明，而始可解。輕重雖不如經上下之奧微，其義一也。梁任公「管子傳」，時未大行統制經濟。而任公亦非經濟學家，評論過多隔膜。時代爲之。非任公過。明乎輕重及他篇語涉經濟者，爲吾國獨有之經濟理論，則迎刃以解矣。

管子簡編錯亂，文字講誤，其真相殆未易窺。有關經濟之精語，散見各篇，非全在輕重

諸章。太史公所稱「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，詳哉言之也」。劉向已言「九府書民間無有」。按九府之名，大約關於經濟，類於輕重。西漢末已散亡。則今日欲參證管子經濟緒論，鈎沉闡幽，不過斷鱗殘爪而已。

## 第二章 管子關於經濟理論之綱要

就今本管子纂集關於經濟之緒論，大概「經言」中「乘馬」篇為總綱，而輕重諸章為分疏。「乘馬」提出「地者，政之本也。朝者，義之理也。市者，貨之準也。黃金者，用之量也。諸侯之地，千乘之國者，器之制也。」五項，本篇已分別解釋。其詳細節目，市與黃金，輕重為詳。餘散見各篇。然簡編錯亂，欲條分縷舉，殊理整然，不可得已。

### 二章一節 何謂輕重？

何謂輕重？管子明釋其義曰：「夫物多則賤，寡則貴。散則輕，聚則重。」又曰：「夫民有餘，則輕之。故人君欲之以輕。民不足，則重之。故人君散之以重。欲積之以輕。散行之以重。故君必有什倍之利，而財之撻，可得而平也。」（均見「國蓄」）讀此，則輕重一名辭，意義了然矣。

輕重之作用若何？「彼物輕則見泄，重則見射。此門國相泄，輕重之家相奪也。」（見「乘馬」）泄，意猶漏卮。射，意猶芟豆。言物爲人所輕，則流溢於外。爲人所重，則壅滯成行。「門國相泄」，猶言經濟競爭之國，各欲以廉價爭取重要物資也。「輕重之家相奪」，猶言投機互競也。又「山權教」：「彼重則見射，輕則見泄，故與天下調。泄者，失權也。見射者失矣也。」「見泄者失權」，言重要物資流溢，則國將仰恃於他國。「見射者失矣」，言物資入差額之手，國失其調節之宜也。管子多用數字，有審度之意。爲國者防其流弊，守其准平。故曰：「凡輕重之大利，以重射輕，以賤泄平。萬物之滿虛，隨財准平而不變」（「國蓄」）。「以重射輕」者，出斂藏民用不足之物，另購敝民用有餘之物也。「以賤泄平」者，民用有餘而不關重要之物，任其廉價流溢以得其平也。「財准平」者，意猶平準。以今語言之，所謂穩定物價，保持物資。「萬物之滿虛，隨財准平而不變」者，物之多寡，一視國之平準物業，而無急劇之變動也。

## 二章二節 輕重作用在穀幣物三者

管子如何實施輕重？其作用散見於輕重各章及他篇。舉其大要，則於穀幣（兼黃金）物三者之間，操縱調節，利歸於國，不使賈人染指，而以立國倚戰，尤注重穀。其言曰：（「國蓄」）五穀食米，民之司令也。黃金刀幣，民之通施也。（「輕重乙」）「通施作通

貨。故善者執其通施，以御其司命，故民力可得而盡也。

〔乘馬數〕財物之賞，與幣高下。穀獨貴獨賤。桓公曰：「何謂獨貴獨賤？」管子

對曰：「穀重而萬物輕。穀輕而萬物重。」

以穀置於萬物之外，且與萬物對峙。

〔輕重甲〕粟重黃金輕，黃金重而粟輕，兩者不衡立。

粟又與黃金對峙。（按「捺度」，「珠玉爲上幣，黃金爲中幣，刀布爲下幣，先王高下中幣，制下上之用。」當時雖無本位幣制，而黃金實爲通貨中堅，上幣下幣，取準於金，言黃金足以代表幣。）

〔山至數〕彼幣重而萬物輕。幣輕而萬物重。彼穀重而穀輕。（即前穀獨貴獨賤意。）人君操穀幣金衡，而天下可定也。

操穀幣金衡，穀幣之外，又言及金。明幣之中，以金爲主也。（黃金與幣，後更詳之。）

穀幣物之聚散出入，均由國營，不從平劑供需，抑且裨益國用。下引兩節，言之甚明。

〔國蓄〕凡五穀者，萬物之主也。穀貴則萬物必賤，穀賤則萬物必貴。兩者爲敵，則不俱平。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，（王云：秩讀爲迭，迭，更也，穀與物更相勝也，）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。故萬民無籍，而國利歸於君也。（籍，租籍也，言民不須